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07 年度西部项目 (07XZW005)

西域诗歌 民族精神

赵嘉麒
等著

Xiyu Shige
Minzu Jingshen
Yanjiu

研究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07 年度西部项目 (07XZW005)

西域诗歌民族精神

赵嘉麒 钟兴麒 范学新 著

Xiyu Shige
Minzu Jingshen
Yanjiu

研究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0-10751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域诗歌民族精神研究 / 赵嘉麒等著.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228-14372-6

I. ①西… II. ①赵… III. ①古典诗歌—文学研究—
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5808 号

责任编辑:徐晓琳 闫红 封面设计:王新

出版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制 版 乌鲁木齐形加意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前言

西域与中原,自古就有交往。《贾子·修政语》上篇云:“黄帝西济积石,涉流沙,登于昆仑。”尧“封独山,西见王母,训及大夏、渠搜”。《山海经·海内经》云:“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积石、流沙、昆仑、大夏、黑水,都属西域地名,顾实《穆天子西征讲疏》考证,黑水位于今新疆莎车县;昆仑即今新疆、青海、西藏之间的昆仑山;大夏,一指阿姆河流域的大夏国,一指游牧于欧亚草原的古代吐火罗部族;渠搜,《北史》卷九十七云:“拔汗国,都葱岭之西五百余里,古渠搜国也。”岑仲勉则认为渠搜“应在今肃州迤西至鄯善一带。”“渠搜”读音 qū sōu,与“姑师”、“车师”读音 gū shī、jū shī 相近,渠搜或为车师,可备一说。积石,与《禹贡》析支是同名异译,《新唐书·西域传》以党项为古析支,位于今青海省。流沙是常见于西域的地貌,今称戈壁、沙漠。中国上古的黄帝、唐尧、后稷等传说人物,或涉足于西域,或



长眠于黑水。周穆王与西王母的唱和诗,则开西域诗歌的先河。曾经有人对穆王西巡颇为疑惑,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作万里之游,难以置信。中华民族历来以农业为本,虽有安土重迁的风习,然亦具凿空远行的勇气。诚如裴矩所言:“以国家威德,将士骁勇,泛濛汜而扬旌,越昆仑而跃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在西域诗歌中,正是这种国家利益至上、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表现得最为生动活泼而又丰富多样。

西域自远古起,就是各民族东来西往的交汇处,不同群体的相互接触,必然产生一种新的情性与气质。西域各民族,既有各自的个性,又有相互交流而形成的共性。在西域这方水土养育下的各族人民,因而造就出具有地域特色的情性。情性者,皆发于心,而形诸于表。在西部大开发的今天,人们都以认识西域为要务。认识西域主要是认识西域人。而认识西域人,应以了解其发于内心的情性为先着,不能只察其表而忽其心。要明其心,不能不对持其情性的诗歌加以研究。《孔丛子》云:“心之精神谓之圣。”“精神”即“心”,它同发于“心”的“性情”同义。“心”即“性情”,又称“精神”。或如孟子所说:“大而圣,圣而神。”“精神”是“情性”的凝聚与升华。研究西域诗歌是如何待人情性,即是研究西域诗歌包含着何种“精神”,以及此种“精神”又是如何艺术地表达出来。而西域历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区域,西域诗歌中所蕴含的西域各民族的精神,乃本书题目之由来。

《文心雕龙》云:“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一个人,一个民族的情性如何,可以从其诗歌中获取信息。诗歌又同地域有着密切关系,《诗经》十三国风,就是指十三个不同地域风情的诗歌。生活在西域的

各族民众,其情性如何,可以从西域诗歌中得到生动诠释。

西域诗歌以其独特的情性,赋予独特的表达形式,因而充满地域韵味。其才气发扬,有似唐诗;其思虑深沉,又如宋词。它是中国诗坛阴阳两极风格的有机结合,乃是一簇耀人眼球的奇葩。阅读西域诗歌,必能产生浓烈的审美愉悦感受。由于以往对西域诗歌缺乏综合性的深入研究,其艺术成就与思想境界尚未得到充分的诠释,特别是西域非汉文诗歌,未曾与西域汉文诗歌作为整体而一并加以考察。为了揭示西域诗歌的主旨意义,对西域各民族诗歌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作一次综合性的系统审视,这是本书的基本目标。珍视西域诗歌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将有助于发扬爱国进取的西域人文精神。

【目 录】

1 第一章 关于西域诗歌与民族精神的界定

1 第一节 西域诗歌与西域诗人

8 第二节 西域诗歌的发展与研究简述

19 第三节 民族精神的内涵与特点

24 第四节 中华民族认同述略

41 第二章 惟天之望的中华情结

42 第一节 东西一体的地理观念

47 第二节 龙马合一的图腾意识

53 第三节 “汉家”一词的共同使用

60 第四节 中华视角的审美情趣

65 第三章 天下一家的和平理念

66 第一节 销兵休战的和平理想

68 第二节 盼望统一的高昌民众

70 第三节 心挂两地的家国之情

76 第四节 不动干戈的书信固边

80 第五节 万国车书的共同文轨

92 第四章 胡歌汉语的多元文化

92 第一节 情义相亲的安边策略



94 第二节 各族军民的共处融和

101 第三节 一诺千金的朋友弟兄

109 第四节 不同族群的精诚相处

116 第五章 报国立功的人生目标

116 第一节 以身许国的牺牲精神

129 第二节 死地生还的英雄气概

132 第三节 赤心护国的西域将士

137 第四节 安西路断的悲情咏唱

143 第五节 收复失地的浴血奋战

150 第六章 呐喊声中的民族灵魂

150 第一节 万死不辞的西行求法

154 第二节 造福人民的崇高追求

158 第三节 振兴民族的先觉意识

162 第四节 公道正义的治国理想

165 第五节 身处逆境的壮志犹存

171 第七章 敬天尊长的群体思想

172 第一节 君权天授的政治观念

175 第二节 承恩必报的奉主精神

180 第三节 思报国恩的诗歌文章

184 第四节 出使西域的宣扬皇恩

188 第八章 吃苦耐劳的坚韧性格

188 第一节 直面风沙的坚强意志

192 第二节 严寒酷热的艰苦磨炼

197 第三节 闯关走险的英勇无畏

205 第四节 屯垦戍边的防务谋略

211 第五节 喜庆节日的快乐团聚

215 第九章 珍爱生命的个体意识

216 第一节 重视民众的生存需求

219 第二节 关注个体的独立人格

224 第三节 孝亲敬祖的家族伦理

233 第四节 注重传承的家庭生活

240 第五节 东方特色的婚恋生活

251 第十章 仁山智水的自然本性

251 第一节 大漠长河的壮丽景观

253 第二节 横空千里的冰雪雄美

259 第三节 西域海子的奇异风光

266 第四节 五湖烟浪的归隐之想

271 第五节 奇花异草的绚丽世界

275 第十一章 西域诗歌的艺术特色

275 第一节 体备唐宋的总体特征

278 第二节 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



280 第三节 精雕细琢的警言秀句

282 第四节 多种语文的相映成辉

286 第十二章 西域诗歌民族精神的哲学思考

286 第一节 天人合一观念与中华民族精神

290 第二节 天下一家与族群共处的和平理念

298 第三节 家族制度培育出来的忠孝行为

300 第四节 吃苦耐劳与无所畏惧的奋斗精神

303 第五节 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人生态度

306 参考文献

309 跋

第一章 西域诗歌与民族精神的界定

第一节 西域诗歌与西域诗人

西域,素有广狭两义。《汉书·西域传》云:“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这是狭义西域。广义西域除上述区域外,还包括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涉及欧洲部分地方。如《大唐西域记》对今新疆、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地都有记述,新旧两《唐书·西域传》,为波斯、大食等西亚国家立传;拂林是东罗马,属于欧亚交界区域。本书所言西域,主要是中国历届政府管辖的西部疆域。它是一个历史时空概念,而不是现今疆域概念。

一、西域诗歌的时空界定

历史上中国西部区域,或盈或缩,总谓之西域。光绪十年(1884)西域建省,行政区域改称新疆。但诗歌分期并不完全与行政体制的变更或王朝的更替同步,故西域诗歌以穆天子与西王母唱和诗为上限,其下限虽以清代诗歌为界,民国以后的新疆诗歌,作为西域诗歌的余响,仍有所涉及。凡属历朝历代中国中央政府管辖西域范围内所产生的各民族书面的或口头的诗歌,均属于本书所称西域诗歌的范畴。



除上古时期尚无明确国界外,中国中央政府管辖的西部区域,两汉为西域都护府或西域长史府管辖区域。西域原为三十六国,后来演变为五十六国,除难兜、罽宾、乌弋山离、条支、安息、大月氏、康居、奄蔡不属都护外,其余均归都护管辖。唐代为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管辖区域,在葱岭以西,也设置州县,龙朔元年(661)西域诸国遣使内属,乃使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于是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其国土各分置州县,建都督府十六、州八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十六都督府者:月氏(吐火罗国置)、大汗(啖哒部置)、条枝(河达罗支国置)、天马(解苏国置)、高附(骨咄施国置)、修鲜(罽宾国置)、写凤(失范延国置)、悦盘州(石汗那国置)、奇沙州(护特健国置)、姑默州(怛没国置)、旅葵州(乌拉喝国置)、崑墟州(多勒建国置)、至拔州(俱密国置)、乌飞州(护密多国置)、王庭州(久越得建国置)、波斯(波斯国置)。名远更于吐火罗立碑纪功,唐之西陲遂远抵于今波斯。唐太宗《执契静三边》诗云:“乳海池京邑,双河沼帝乡。”这位锐意经营西域的皇帝,把西域的乳海(今新疆赛里木湖),视为长安京城附近的池子,而伊犁河区域的双河,就如同皇帝家乡的沼地,充满着对西域的亲近感。宋代西域地方,为西辽王朝、喀喇汗朝、高昌回鹘、蒙古汗国等。元朝西域的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其西部边境远至莫斯科、乞瓦、阿美尼亚、黑海、埃及等区域。明朝为中央政府直辖地方,虽只及新疆东部,但中国历史上的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准噶尔汗国区域,仍包括中亚大部分地方。

清朝极盛时期,伊犁将军府管辖区域和乌里雅苏台将军府管辖的西部区域,包括乌梁海、阿尔泰诺尔乌梁海、原准噶尔汗国、原叶尔

羌汗国等区域。布鲁特、左哈萨克、右哈萨克、布哈尔、爱乌罕、拔达克山、博洛尔、乾竺特、达拉克亦为藩属国^①。准噶尔汗国的疆域曾北达鄂毕河,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以达赖台什为首的一支杜尔伯特人沿鄂毕河游牧,后又西进至伊施姆河一带,今哈萨克斯坦北哈萨克州。^②包括今塞梅伊市在内的斋桑湖区域是杜尔伯特部的主要游牧地。

18世纪俄国向南扩张,先侵入鄂毕河的上游区域比亚河与卡通河^③,康熙五十二年(1713)十一月和康熙五十三年(1714)三月,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两次接见俄国使者伊契列多夫,严正指出毕雅河和哈屯河之间的土地是准噶尔的领地。尔后,又致信俄国政府,说明托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库兹涅茨克等城的建筑地点属于准噶尔。^④康熙五十四年(1715),俄军侵入准噶尔管辖的亚梅什湖,策妄阿拉布坦派其堂兄大策凌敦多布率近万名军队,前往驱逐侵略者。^⑤康熙五十七年(1718),俄国在森博罗特地方修建谢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要塞。康熙五十九年(1720),俄国又在准噶尔的另一处辖地铿格尔图喇建立石山口要塞,或称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要塞^⑥。它位于阿尔泰山之西,塞米巴拉金斯克之东的额尔齐斯河北岸,

① 顾颉刚、史念海著:《中国疆域沿革史》的《清代图》,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参阅《元史西北地附录》。

② 《卫拉特蒙古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页。

③ 又译作毕雅河与哈屯河,位于阿尔泰山西北。

④ 《卫拉特蒙古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页。

⑤ 《卫拉特蒙古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

⑥ 即《西域水道记》所言“铿格尔图喇,俄罗斯小城也。”



今哈萨克斯坦东哈萨克斯坦省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又译作乌斯季塔洛夫卡。^①康熙六十一年(1722)至雍正元年(1723),策妄阿拉布坦以准噶尔汗王的身分多次接见俄国使臣温科夫斯基。^②策妄阿拉布坦去世后,其子噶尔丹策凌仍积极为收复被俄国霸占的土地而不懈努力。塞米巴拉金斯克东南的额尔齐斯河沿线及斋桑湖,一直仍在准噶尔汗国的控制下。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准噶尔,上述区域即入清朝版图。

清朝直属版图与其藩属国版图既有联系又相区分。作为清朝藩属国的哈萨克部,在斋桑湖西北有一条与伊犁将军直辖区域的界线。清朝设立伊犁将军管辖西域,在布昆河及其西北的乌柯尔乌苏设有哈尔巴哈、布古什、阿布达尔摩多、辉迈拉呼等卡伦,由乌柯尔乌苏再往北一百里,莫依璘河由西流百里入额尔齐斯河。莫依璘河是一条由

①《西域水道记》称:宰桑淖尔所受水第二图布克图尔玛河,即源于阿尔泰山西部的布赫塔尔马河,处于额尔齐斯河之北,在今哈萨克斯坦东哈萨克斯坦省十月镇入额尔齐斯河,该图误将南、北方位倒置,使人误认为该河位于额尔齐斯河之南。由于徐松是根据图理琛《异域录》记述,自布克图尔玛河以西以北的额尔齐斯河,而非亲历,故此段方位多有不合之处。如把托穆斯科置于铿格尔图喇附近,然托穆斯克即俄罗斯托木斯克,位于鄂毕河上游,与额尔齐斯河域的铿格尔图喇相距甚远。《西域水道记》又称:“额尔齐斯河又东北,迆铿格尔图喇之东”。此段额尔齐斯河是西北流,而不是东北流,铿格尔图喇在额尔齐斯河北岸,或东北岸,而不在其东。总之,当时俄国在准噶尔地面建立的要塞,都在阿尔泰山西的额尔齐斯河之北,尚未到达其南面。

②《温科夫斯基旅行记》,50-51页,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丛刊 民族学类》,10卷,第2期,彼得堡1887年。转引《卫拉特蒙古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页。

西而东汇入额尔齐斯河的支流,《西域水道记》所言额尔齐斯河西部皆哈萨克境^①,只有塞米巴拉金斯克西北的东南—西北走向的额尔齐斯河河段可以当之。该河段东南,则是受伊犁将军节制的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的辖区。哈萨克族著名诗人阿拜出生的成吉思汗山区,位于哈萨克斯坦塞米巴拉金斯克省,今又译为钦吉兹套山。它由西北向东南延伸而与塔尔巴哈台山相连,其丘陵东同斋桑湖相属,北与额尔齐斯河邻近。^②成吉思汗山区,今为哈萨克斯坦塞梅伊州阿拜区,其中心城镇为卡拉乌尔,在塞梅伊市南约 170 公里,属于塞米城以东以南的斋桑湖与额尔齐斯河自然游牧区域。清朝准许哈萨克部众迁入这一原属准噶尔部的地区,据库尔班·艾里《东方五史》一书记载,加尼别克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率领中玉兹克烈部阿巴克克烈十二部落 1000 户,由锡尔河流域迁移到哈勒巴山,旋又逐水草步步东移,到了西阿尔泰山斋桑与鄂木河一带。^③加尼别克奉右部汗阿布勒比斯之第六子库库岱为白骨头(贵族领袖),又促成库库岱到北京入觐。乾隆五十五年(1790)库库岱被乾隆封为公,并赐双眼花翎顶戴等。加尼别克得知库库岱在北京获得礼遇,十分高兴,曾赋诗言志。哈萨克取代准噶尔游牧于鄂木斯克至斋桑湖区域,阿拜家族所处成吉思汗山区,就是库库岱和加尼别克部众区域。直到同治三年(1864)俄国通过条约将侵占爱古斯河以东以北、斋桑湖以西区域合法化,中国才失去对

① 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319 页-320 页

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委编:《中亚五国手册》,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83 页。

③ 转引自《阿勒泰地区志》第三十四编《人物 加尼别克传》,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17 页。



该地区的主权。^①爱古斯河,即阿亚古兹河,是巴尔喀什湖的东北水源。其以东以北区域,正是成吉思汗山区。伊犁将军节制的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辖区,包括塞米巴拉金斯克以东的额尔齐斯河南岸区域;伊犁将军直辖的西南地区,包括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塞克湖、纳林河区域、楚河、塔拉斯河区域。当时的附属国疆域尚不计算在内。

二、西域诗人与西域诗歌

西域诗歌有口头诗歌与书面诗歌,《玛纳斯》、《江格尔》等长篇史诗,都是民间口头传颂之作,近代才见诸于文字,难以确定其第一作者。民间歌谣也是民众集体之作,因记录者不同,互有出入。书面诗歌,以西域本土作者为主,包括曾流寓西域者的作品,以及其他题材的诗歌。原籍西域而迁居中原者,其迁居世代不远、其作品有助于认识西域,亦作为西域诗歌。西域初入中原的诗歌,仍具有鲜明的西域个性,不论其作者属于哪个民族,亦视为西域诗歌。汉文西域诗歌第一个选本,乃是吴嵩宸选辑《历代西域诗钞》,其开创之功不灭。他把没有来过西域的汉武帝所写的《西极天马歌》,作为开卷之首。武帝虽未亲历西域,却是经营西域的组织者。获得天马,又是其经营西域的战略目标之一,故把《西极天马歌》当做西域诗歌。《历代西域诗钞》还辑录了杜甫、韩愈、柳宗元等一大批没有来过西域的诗人的作品,其西域诗歌概念,不仅包括来过西域者的诗歌,也包括其他人所写的西域题材的诗歌。

把以西域为题材的诗歌统称为西域诗歌,这一概念在学术界流传已久,并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但如果把屈原、汉武帝、唐太宗、陆游、清高宗等没有来过西域的人,因为他们写过有关西域的诗歌,就称他

^① 《新疆图志》卷五《国界一》。

们为西域诗人,则显然不妥。因此,有必要对西域诗人与西域诗歌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西域诗人,包括西域本土作者和来过西域并以西域诗著称的作者。西域诗歌,是指凡属以西域为题材的诗歌作品。西域诗人的写西域作品固然是西域诗歌,而没有来过西域却以强烈西域情结写出的西域题材作品,亦可称为西域诗歌。我们既不可以把凡涉及西域地名的诗歌,都称之为西域诗歌;又不能将专门咏叹西域人事的诗歌,仅仅因为作者没有到过西域而排除于西域诗歌之外。由于本书是从文化角度,探讨西域诗歌中的民族精神,将未曾来过西域但对西域产生重大影响者所写的西域诗歌,作为背景材料纳入研究范围,有助于从多角度展现民族精神。这样也就与吴霭宸的西域诗歌第一个汉文选本的旨意大体相符,也同薛宗正的西域诗歌第一部研究专著《历代西域边塞诗研究》的观点基本一致,从而明确本书所称西域诗歌,就是我国各民族作者以西域为题材所写的诗歌。把不是西域人或没有到过西域的人所写的西域题材诗歌,都称为西域诗歌,这不但是对传统的西域诗歌概念的继承,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先例可援。滕子京请范仲淹撰文以纪岳阳楼,其时范仲淹并未前往洞庭湖,而所作《岳阳楼记》,成为岳州诗文的绝唱。祝穆编撰《方輿胜览》,在其岳州条下全文辑录此文。谈及岳州诗文,必提《岳阳楼记》,然而范仲淹不能列为岳州文人。

没有来过西域的人,为什么能写出西域诗歌?这是因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持续开发西域,它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对象。年深日久,必然产生浓厚的西域情结。或者中原人士本出西域,乡土之情,历代不衰。清代洪亮吉《抵玉门县》诗云:“万余里外寻乡郡,三十年前梦玉